

● 精华本

● B 卷



青年文摘

Q. INGNIAN  
WENZHAI



## 微笑

〔英〕W·L·斯提德  
刘新焱 译

微笑无需成本，但却创造出许多价值。

微笑使得到它的人们富裕，却并不使献出它的人们变穷。微笑发生在一瞬间，然而有时它使人难于忘怀，终生牢记。

没有任何人富裕到可以不要微笑而生活下去，也没有任何人穷到微笑不能使他——由于它带来的好处——富裕一些。

微笑在家庭里创造幸福，在商业中培养声誉，它还是辨认朋友的记号。

对疲乏的人们，微笑是休息；对泄气的人们，微笑是破晓；对悲伤的人们，微笑是阳光。对烦恼，微笑又是大自然最好的解药。

然而，微笑是不能用钱买来的，不能乞求来的，不能借来的或偷来的；因为微笑是这样一种东西：不论对谁，只有当它是人家献给他的，它才有用处。

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再也不知道怎样微笑？

向他们微笑一下……向他们多多微笑吧……

因为比起那些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奉献的人们来，没有任何人更需要你的微笑了。

# 青年文摘

## 精华本B卷



编辑：《青年文摘》杂志社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行：菊部文学发行部  
(河南郑州市北乾元街41号)

印刷：郑州晚报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12印张 380千字

1988年7月河南第1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5006—  
0378—9/2·10

定价：2.45元

### 我喜欢的

微笑……………(1)

### 现代人生路

魂归黄河……………(4)

蝉蜕的翅膀……………(6)

人生的不寻式……………(9)

### 文苑漫步

蝴蝶吻……………(12)

送给卡洛琳小姐的玫瑰……………(17)

埃玛，真正的女人……………(18)

永远的蝴蝶……………(23)

三重奏……………(24)

花园里的独角兽……………(24)

邻居……………(24)

生死之谜……………(25)

炉火……………(26)

“我干吗要握他的手？”……………(27)

写鹰随感录……………(28)

爱的短笛……………(29)

吻你，我不惊醒你……………(30)

### 名作欣赏

虚荣的紫罗兰……………(31)

草莓……………(32)

书友……………(34)

求知如采金……………(35)

蚜蚜……………(36)

论创造……………(37)

施舍……………(38)

相摸滩的落日……………(38)

中外抒情诗歌选……………(39)

### 中外名人

戎马倥偬谈笑间……………(42)

林肯未寄出的一封信……………(47)

聂卫平面面观……………(49)

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53)

林肯和他的继母……………(57)

风中树叶……………(58)

酷爱文学的总统——密特朗……………(59)

### 沉思与遐想

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60)

我属于世界……………(64)

有的在燃烧，有的在腐烂……………(65)

永久的生命……………(67)

母亲颂……………(68)

啊！生活……………(69)

微笑——欢乐幸福的容颜之花……………(70)

### 生活舞台

“走快些，撵上车！”……………(72)

“喂，你拔错了”……………(74)

不要说“再见”……………(75)

驱蚊……………(76)

和变化交朋友……………(77)

父亲留下的金币……………(79)

一件蓝色的新装……………(80)

火车上的女孩……………(80)

为了使自已卓然挺立……………(82)

峭壁上的一课……………(83)

## 作家与作品

- 汤显祖与巴尔扎克·····(85)  
三十五页的代价·····(86)  
列女的苦海·····(86)  
三毛和她的作品·····(87)  
天不老,情难绝·····(88)  
关于游记作品·····(90)

## 爱的思索

- 情节·····(94)  
假面具·····(95)  
当代女性的体态符号·····(96)  
难忘的风风雨雨·····(99)  
测一测你们夫妻关系是否美  
满和谐·····(100)  
名人爱情书信录·····(102)

## 世界之窗

- 爱的凯旋·····(104)  
一个无家可归者的日记·····(106)  
台湾舞女·····(108)  
一个美国人在日本·····(112)  
死于吸烟的国王列传·····(115)  
向毒品开战响彻美国·····(116)  
唐宁街十号·····(118)  
爱交际的澳洲人·····(119)  
匈牙利的艺术晚餐会·····(121)

## 青春的秘密

- 偷来的考卷·····(122)  
难忘的眼神·····(125)  
我绝妙的坏诗·····(126)  
冬天的橡树·····(127)  
一位母亲给女儿的信·····(128)

## 幽默小品

- 上司来赴宴·····(129)

- 救火者·····(130)  
装电话·····(131)  
舒适·····(132)

## 益智园

- 你是什么思维方式·····(133)  
机遇与成才·····(134)  
决策思维艺术·····(135)  
又一个低智商孩子的故事·····(138)

## 窗外的原野

- 第一次打猎·····(139)  
实现童年的梦想·····(140)  
血战巨鼠岛·····(141)  
死里逃生的一次狩猎·····(144)  
雪中脱险记·····(146)  
柯荷湾的奇遇·····(148)  
岩洞历险记·····(150)

## 处世妙方

- 人性的弱点·····(153)  
事业成功之路·····(160)  
请认识自己·····(162)  
人生之路的八个目标·····(167)  
如何突破内向·····(169)  
如果我是你·····(171)

## 身心健康

- 你是否疑心太重·····(172)  
疾病与性格·····(173)  
健身运动十个错误观念·····(174)  
在生活的悲痛中自拔·····(175)  
青少年与适应问题·····(177)

## 明星生活

- 费祥的路·····(179)

## 致读者

《青年文摘》是综合性文摘月刊。它以开阔视野、激励求知、启迪心智、活跃思想为宗旨,精选中外书、报、刊中的文章精华,注重哲理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主要栏目有“我喜欢的”、“现代人生路”、“文苑漫步”、“中外名人”、“沉思与遐想”、“自学之友”、“名作欣赏”、“生活舞台”、“知识窗”、“信息与资料”、“处世妙方”、“身心健康”、“时代的记录”等。《青年文摘》创刊多年来,以其优美的故事、隽永的哲理和精湛的知识打动读者的心灵,启迪读者的智慧,是青年成长道路上的良朋益友。

1989年报刊征订期即将来临,凡欲订阅《青年文摘》的读者,请到当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本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1222,国内代号2—301。

《青年文摘》杂志社

## 魂 归 黄 河

时 永 刚

1986年的夏天，当长江险峻虎跳峡的悬崖绝壁困住一个漂流队员的时候，郎保洛，这个男人的名字，就不再是陌生的了。

其实，这个名字，在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从源头放下第一只橡皮船时，就应该远扬其名了。这只队伍的发起和组织者，是他。启程告别洛阳城奔赴格拉丹冬雪山的时候，他是漂流队长。可是一开漂，在发往全国的新闻稿中，他头上的“队长”帽子就置换到另一个人的头上去了。

但是他忍了，他需要顾全大局。这需要气度。

重读他生前（1986年3月）给某杂志社的一封倾吐衷肠的信件，就可以知道他心里装的是什麼。他在信中写道：

“中国人应该征服长江！这是中国人的责任。我也总想去漂一次试验。因为中国人总得有人再试试！”

探险，对郎保洛来说，并不陌生。1973年，哥哥郎保洪，去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登山探险。下午，他从悬崖上跌下淹死在深涧里。

这年，郎保洛才17岁。他看

见哥哥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他懂得了什么是“探险”，但是他似乎对登山探险没有兴趣。茫茫书魂断长江，郎保洛觉醒了——自己的魂魄系于大河大江大海，他曾告诉人：以后，他要漂流台湾海峡！

这个北方汉子，从里到外都动真的，可是由于他不修边幅，喜欢背着手低头走路；善于与人坦率交谈，却不爱与人寒暄几句；再加上他去漂长江，竟有人开始传说他有“精神病”。

有些事，让人啼笑皆非。理解与不理解的眼光里，世界都会颠来倒去。这原来是正常的。

漂完长江，郎保洛将洛阳市政府奖给他的二千五百元，差不多都还了筹备漂流时欠下的债。剩下的五百元，送给了自己的一位好友的亲属。这位朋友生前支持漂流，后来病逝，妻儿生活十分困难。

### 二

在漂流长江的日子里，郎保洛结识了一位上海姑娘——周燕。

1986年11月9日，从江西九江开往上海的“江申”6号轮顺长江而下，27岁的周燕站在船

舷，眺望被船头犁开的滔滔江水，船上的一位熟人告诉她：四等舱里有几位长江漂流队员，她的眼睛亮了。

周燕在几个漂流队员的床位前足足徘徊了半个小时，心口突突跳不定。尽管她长得娇小玲珑，但生活的经历已使她变得十分坦率老练。然而此时她有点失态。她崇拜漂流英雄。

一个队员从床上起来，看见了她。他是郎保洛，他带着几个队员从九江乘此船去南通长江边，接应正从上游漂下来的队员。

周燕鼓足勇气，走上去与郎保洛搭话了，谈的都是漂流事。郎保洛谈话，没有丝毫客套，直来直去，充满幽默。谈话中间，周燕不知怎么想到拿出身份证给他看，大概她是想向他表明自己是个“良民”，郎保洛却一手推开：“我不要看证件，我们谈得投机，就多谈点，证件起什么作用？我不是机关的看守。”周燕也被自己的举动闹糊涂了，人与人之间，用心交谈，就会觉得快乐。一个几小时前还是素不相识北方男子的影子，投进了这个南方姑娘的心灵。

一个月后，上海人民在吴淞口军港迎接漂流英雄的这一天。

周燕又出现在郎保洛的面前，给他和他的战友们照了相。

以后，她给郎保洛的家乡河南洛阳寄照片、写信、写明信片。郎保洛却只在今年2月给她回了唯一的一封信，信上写道：

“人生一辈子，就在于干成几件象样的事，这样才不虚此生。长江漂流事件结束了，可是人生道路上的探索将永无止境，从你的来信可见，你小不俗气，很有事业心，希望你能成功，办个出色的幼儿园。”

周燕，一个电大毕业生，刚从一家里弄加工厂辞职出来。她爱孩子，想办个体幼儿园。因为暂时没有房子，就在今年初，申请了一张个体水果摊营业执照。然而她的梦，在孩子身上。她写信将这事告诉了郎保洛。

现在，郎保洛回信了，她兴奋得连夜又写信寄往洛阳。事情的发展如此不循常理：她爱这个人，连她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可是这个人本身却不知道，因为她从没向他吐出一个“爱”字。

信发出了。她在等待复信，可是杳无音讯。

她不知道：郎保洛已经有了未婚妻。

她更不知道：在她等待的时候，郎保洛已去漂流黄河。

在牵肠挂肚的等待中，周燕终于从报上得知郎保洛与雷建生带着河南黄河漂流队下到了黄河里。

### 三

她要去黄河源头找漂流队；为郎保洛做点事，为漂流队做点事。“我总能干点事。”她想。

可是钱哪里来呢？做了两个月的水果买卖，第一个月亏了

200元，第二月才赚了100元。她焦急不安。于是当机立断，将自己的金银首饰让给了别人，换来500元，另又设法向人借了500元。在河南队开始漂黄河的第四天，她跨上了西去的列车。提包里，她放了一盒磁带，磁带上录了她的朋友们的话：“请你们允许我把心拴在你们的船舷上，我与你们一起漂流。”

她要带去理解，唯恐郎保洛和他的漂友们内心孤独。一个南方姑娘对一个北方男子的爱，可以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车到洛阳，周燕下车。她先去探望郎保洛的家人。她见到了郎保洛的母亲。可母亲把身旁的一位姑娘介绍给周燕：“这是保洛的未婚妻——包春红。”

周燕几乎要瘫倒在地，痴情的姑娘，为什么没想到呢？她表面上挺住了，内心却在抽泣。

晚上，两个姑娘在洛阳的街道上散步，沿着安静的路上走，一直走出了城区。

“你说我该选择家庭，还是选择爱情呢？”包春红问周燕。

包春红，洛阳市讲师团教师，去年从郑州大学经济系毕业。一个苍白瘦削的24岁的姑娘。外貌象个中学生。去年她毕业回洛阳时，长江漂流队在渡口休整。她虽与郎家素昧平生，却上门照顾郎保洛的母亲（郎保洛的父亲已病逝）。她与郎保洛的爱情就此孕育。可是她的家庭却竭力抵制郎保洛成为他们的女婿。为了表示反对的激烈程度，还将女儿关起来。

可心是锁不住的。她是这样的坚定，这是她的初恋。

周燕的心里苦透了。

“你应该选择爱情。”周燕对包春红说。不知这是不是自己

的心里话。

在即将去黄河源头的日子里，郎保洛每次与包春红见面，反复只说两件事：我死了，不要开追悼会，将我的骨灰撒在黄河入海口；我死了，你有空经常去看看我母亲。

“保洛，你去之前，我们先办了那事——登记结婚。”包春红说。

“我可能会死。”

“我不怕。”

“我不能这样做。我们回来结婚。”……

包春红哭了。周燕也哭了。郊外旷野上，两位姑娘相对而立，手臂搭在一起。她们各哭各的，但都为同一个男人而流泪。

“你们结婚，就在黄河入海口，在橡皮船上举行婚礼吧，这是永恒的纪念，永远也忘不了，保洛会同意的。”周燕对包春红说。

### 四

周燕奔上了青海高原。6月5日，她在玛沁县军功乡水文站附近找到了河南漂流队的后勤人员。黄河从水文站前缓缓流过。

在开始新的激流奔腾之前，仿佛在这里先喘一口气，她在这里等候郎保洛。她静静地坐在山坡上，盯着黄河，望眼欲穿。两天，黄河上没有他们的踪影。这里夏季的天气变化无定：上午，万里晴空，白云悠悠；中午，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下午冰雹雨雪，倾盆而下；傍晚，风停云散，景明气和；夜晚，明月当空，繁星闪烁。

第三天傍晚，周燕看见了黄河的极目处，出现了一块手指头般大的红点，漂流船过来了。她

# 蝉蜕的翅膀

——关于一位女研究生的笔记

张 建 伟

小时候，常观察蚱蝉幼时的蝉蜕：是一种蜕壳的过程，浑身扭动着，瘦弱的腿不停伸展，很痛苦的样子。但终于把束缚的旧壳淘汰，赢得一对新翅膀。所谓“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司马迁果然说的不错。

长大了，不再有幼时的兴致。但生活的艰辛却让我自身的“壳”脱了几回。于是忽然醒悟，所谓当代人也总有蝉蜕的过程，不如此，便不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便没有青春的成熟。

## ——题记

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授课的时候。我讲“新闻认识论”，同这位搞人文科学的女研究生本没有什么相干，但她每讲必来听，雨雪都不能阻拦。她不做笔记，只静静地听。我因此惶惑，因为没有研究生的文凭，只是个“本科”，不敢劳她做我的学生。

我的惶惑还在于，她的行为举止象个高贵的公

惊跳起来，“郎——保——洛！”  
她大叫起来。

郎保洛满脸胡茬，出现在她面前，他的脸，被高原的阳光晒成紫绛色，看见她，笑了。

在他们第三次见面的这一时刻，在他的生命随时会消逝在黄河上的时候，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她多么想向他表白自己的心迹，让他在自己和包春红之间重新选择！

然而她终于没有说出一个“爱”字，她想起了自己在包春红面前时的内心誓言，她什么也

说，大有不能见容于浊流的样子，有时一笑，总似大有深意。女孩子倘漂亮，能使人欣喜；但漂亮而又莫测高深，便让人惑然了。一次课下，她“教训”我说，“你的历史知识丰富，对你的授课大有帮助。但要深刻，还要有哲学。”我因此又佩服她的大胆与率直，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

一天授课前喝了一杯咖啡，神经给刺激得太兴奋了，讲话便没了遮拦。对着一双双瞪得圆圆的眼睛，我大声讲道：“不要以为有了文凭就成为现代人了。不，还差得远。在今天这个时代，改革与守旧，解放与僵化，万生与万死的东西正并存一世。象蝉一样，痛苦地蜕壳的过程谁也逃不掉。”这时，我见刘源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闪了一下，很快便息了它的光芒。下面的话，她便不再听，似在沉思什么大事情。

隔几日，她又见我，说：“毕业后，我想到那边去。”

“那边？”

“深圳。你看怎么样？”

几年前，深圳简直是热血青年的圣地。那片土

说不出，只是眼泪满脸挂淌。

重逢相见，这是最后一次。

她看着他的背影——他又漂下去了，郎保洛和她招招手，说好在龙羊峡“再见”，却是在这里就永别。他再也回不来了。

6月19日下午4时，在黄河拉加峡险恶的河面上，4个漂流勇士，走完了他们生命轨迹的最后一段路程，便殒落了。

噩耗传来，周燕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郎保洛、朱红军的遗体在青海省共和县火化。周燕在火化的前夕，赶到了共和县。

她从路边摘了两束曼陀罗花，放在他们的遗体上。在郎保洛的身上，她还放了一件汗衫，上面写着几个字：“保洛，我爱你——周燕。”

他死了，她终于说出了自己心头的情爱。

郎保洛的母亲和未婚妻晚到了一步，没有最后看他一眼。周燕和包春红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涕泪交流。包春红说：

“我爱他，你也爱他。他值得我们爱！”

（上海王炯李彬推荐）

地上呐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给苍老的四千多年文明注入了一丝活力。封闭得太久的人们朝那片土地奔去了许多。不过，那股热劲儿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现在，这位25岁的姑娘却要孑然一身地去冒险，莫非受了我的蛊惑。我可不愿担这份责任。

我委婉地说：“我讲的一些新观念，说说轻松，真的实行，很艰难的。”

她说：“这个我懂。我这个想法好久了。我想呼吸新鲜空气。”

“可一个女孩子，我想……”

她脸上露出了微嗔：“你也这样想吗？”隔一刻，她慢慢的，但带着强力说：“我要是个男子汉，早走了，决不用与任何人商量。”

她走了，似乎带着遗憾。我立在原地，反省了一会儿，觉得并没说错什么话。

几天后，把我这事儿说与一个同她熟识的朋友。朋友说，“你算说到她的痛处了。为了那句话，她同她的男朋友吹了。”

她原来已去过深圳了。在放暑假的时候。去时，她还端着“高贵公主”的架子，但一到深圳，那架子便泥似地碎了。她发现，在深圳，人人都是“自立”的，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并不用父母养活。每个学生都打工，以维持学业；每个毕业生都自找工作，投入激烈的竞争。这情景，给25岁仍生活在父母的襁褓中的她以深深的刺激，忽然觉得载她长大成人的温床有些可恼了。在放假的一个月中，她在深圳劳作了一个月，为一家公司干打杂的活计，赚了200多元钱。这第一项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成果，使她无比兴奋。她觉得，在这里，有她做了几年的梦一般的希望。那依稀的奋斗而通向成功的希望向她召唤，她有满盈盈的鲜活的热力拥抱它……

返校后，那希望仍使她兴奋。那是一个表里如一、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现代人的希望。

她把这希望讲给周围的好友们听，好友们说她神经病，证据便是她的“打工挣钱”和“哪有女研究生干这种下三烂的差事！”

她于是抱着被理解的希望，又把那希望说与交往已颇深的男友，男友也说她神经病，口气愈加强硬。

“我养得起你！我家有房子，有钱，钱多得你什么也不用干就能美美地生活一辈子！”

“我不愿意这么生活。”

谈来谈去，越谈越崩，终于绝情而分手。

这番波折使她的希望之火消灭了几分热力。她本想到我这里寻一块支持那希望的干柴，不料，我却又泼一杯冷水。

我感到歉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她做一番解释。

## 二

转眼便是冬天，很冷。我正在北京的记者宿舍撰写一篇稿件，刘源来访了。

原来，她已经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的撰写。导师劝她毕业后留校执教，她不干，执意要去深圳自找职业。同班的尚有四位同学，无论男女，一律留在内地任职，不愿象她一样去自寻烦恼。

她确实带着烦恼来的。我们聊天的时候，她显得很躁乱不安，有时用难以理喻的举动掩饰她内心的忧郁。宿舍的同事为小女儿买了一架玩具钢琴，她却搬到床上，孩子似的乱弹，不成曲调。

“我很矛盾。”她突然不弹了，要说点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选择对不对。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我也可以立刻返回旧有的轨道，成家、生孩子，做个幸福的贵妇人。”

她似乎等我的回答。我却沉默。她仍把我当做“老师”，但我无能做她青春抉择的指导。

玩具钢琴又跳出一阵噪声。

“好吧，你不说，我就全说了吧。说完就走。我不想带着烦恼走。”

“就因为我的心野，我已经同三个男朋友分手了，不是他们不好。不，他们都很好。他们都讲过类似的话：‘我决不低看你，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他们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生出那对野翅膀，老老实实做个好妻子。这是一种好幸福好幸福的生活；这我只要听任这种命运，就没有我自己了。我要追求自己的希望，但一个女孩子，我看到的那希望也许根本不存在。深圳真有那希望在，而我准能抓到手吗？也许，我正在浪费已经到手的幸福呢！损失掉幸福，我苦恼；可没了我追求的希望，我也决不能享受幸福。那么，便追求希望，凭我的心劲儿去闯，这样一来，好啦，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愿要我这样的野女人。等着瞧吧，这世界上也许又会多了一个大龄女青年。”

她讲得很激动。但她确讲的是真情实感。这几年，愈是在高层次的青年中，便愈多的是这种被一



些男人认为“生活在天上”的“理想主义”女青年。男人要她们“降落到地面上来”，报刊杂志也委婉地劝她们“现实一点”，但她们不乐意。于是，大龄青年的队伍日渐壮大。

“你同你母亲谈过这些吗？”我问。

“没有。”她一边弹一边说，“今天，我说了最多的话。妈妈说，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这么走了吗？”她说，眼中的泪滚下来。

我黯然无语。好久才问她：“那么，你别去深圳了吧？”

“去！”她说。

说完，披衣提包，走了。

### 三

两个月后，我又在家中见到她。她已经在深圳联系好工作了，在一家叫做“环亚公司”的对外技术贸易部中任职；等到三月，她拿到硕士学位，便去深圳正式上班。

她看去似乎成熟了许多，没了那种淡淡的忧愁。我猜想，或许是深圳的风使她改了装束，那一头秀发已然变了，望之缥缈如蝉翼。我想起《昭君辞》：“蛾眉非本质，蝉鬓改真形。”

“我变了吗？”她对我的感觉很惊讶，“我根本没变。”

我说：“去了深圳，怎可能不变？”

“那么，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我想，深圳那地方，总是让人朝好处变的吧。”

“对男人是这样。女人不同。女人去了那儿，变好的少，变坏的多。”

“这倒是个新说法。愿闻其详。”

人们都以为深圳是开放的窗口，但实际上，那是个半开放，半封建的地方。”

“你这新提法，同历史学家商议过吗？”

“商议什么！这是我——一个女人的直觉。”

她到深圳的时候，正撞上警察抓人，抓的全是姑娘，据说是搞什么“扫黄战役”。她一打听，这些姑娘绝少当地生养的，全是从上海、北方的城市跑去的。她举这个例，支持她关于深圳的论点。

我笑了。这些事情，我是知道的。报纸上很少透露，但事实总也瞒不住的。不过，我倒以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刚刚开放，一些低层次的人追求低级趣味的东西，在所难免。

“低层次的人？不，”她反驳说，“有些人的层次比我们一点也不低。”

在深圳，她尤其注重考察了知识妇女的生活。在一家豪华的大酒店中，她见到了一个从内地到深圳的姑娘，她问那姑娘干什么工作，答曰什么也不干。她很奇怪，不知她何以为生。那姑娘反问她到深圳干什么来了，她说找工作，姑娘却也惊奇。

“找工作？你这么漂亮的脸蛋，找什么工作？嫁个阔老板，一辈子吃香的。”攀谈起来，姑娘说，在这里，女人自己做工，也是被人瞧不起的。

她于是感到一种瀑布般的落差。

她又遇到一个江西美院的女大学毕业生，很漂亮，却嫁给一个开鸡场的业主，五大三粗的，除了有钱，一无是处，任何一双审美的眼睛也不会对他扫描。但那位女大学生似乎很知足，因为她什么也不必干了，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另一位上海外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却正在打工，但也并非为了实现什么理想，而是正在寻找嫁给外国人的机会。

她注意到，深圳有一些专为港商或外国人准备的商品小楼，那里出入的一些女人是内地去的，许多人不过是外商的小老婆而已。

开放的生机勃勃的深圳向外界掩蔽了这些悄悄滋生的惰性——女人的惰性。

是男人的自私纵惠了这种惰性，还是女人的没出息投奔向这种惰性？

一面寻找着答案，她一面找到了工作，“环亚公司”热烈欢迎了她。她感到，深圳的创业者们对自尊自强自立的女人是垂青的。

在内地，是男人瞧不起“理想型”的女人，他们找贤妻良母；在深圳，是女人自己瞧不起“理想型”的女人，她们要男人干活，而自己钻进安乐窝。

那些一度被宣传被鼓吹的女经理、女厂长哪里去了？她们奋斗过？难道只为了寻找一个安乐窝吗？安乐窝也在寻找她。

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商人，邂逅相逢的。他50多岁了，说他奋斗了一生，想安定一下了；说他不是那种靠不住的男人，他会对她好，并不是要她做小老婆，而是共同生活，共有财富，共有未来。

她客气地谢绝了。她说，她确想很好的生活，也想有财富，有未来，但须是自己的领地，自己创造而赢得的，这样的幸福才坦然。

她把这一切讲给我听，问，“你说我傻吗？我

（下转第23页）

# 人生的不等式

● 邓 登

赵正康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虽然走过一段艰难的路。

他是学化工专业的，毅然离开了工厂，离开了四川的家，来到长沙县泉塘村，办起了泉塘精细化工厂，当上了厂长。多大的厂长啊！技术人员加工人，总共才二十来人。他也感到满足。

惋惜？在常人看来，有点。甚至包括他那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人们把这看成人生的不等式。

人各有志。赵正康为自己的人生观定下了这样的宗旨：“宁愿实实在在活一天，也不愿窝窝囊囊混一辈子。”自身价值的充分实现，青春才华的充分施展，这才是他的追求。

1982年，赵正康以优异成绩从湖南大学化工系毕业，分配在贵阳，这是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大企业。第二年，他的女友张英梅，也从湖大化工系毕业分配来到了他的身旁。一对恋人能朝夕相处，花前月下，柔情蜜意，衷肠常诉，这自然是人生的最大幸福。1984年，他们又双双考取了成都科技大学研究生，赵正康还有什么不满足？

或许是改革的时代，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吧。赵正康正在研究生班象金刚钻似地向知识的矿藏深处探索的时候，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象一股强劲的春风掠过莽莽林海，在他心里掀起了层层波澜。他日夜苦想，辗转难眠。他所在的企业，人才济济，任务不饱满，而且按部就班，平平稳稳，没有压力，难得出成果。人们说，只要多呆两年，石头也会被磨圆。赵正康担心，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将来会适应不了变革中的社会。他不希望自己被淘汰。他常与同学讨论着一个问题：自我价值，如何实现？为社会作贡献，从何着手？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一发表，赵正康怦然心动，欢欣鼓舞。与几个同学讨论，他心绪难平。“中央的方针定了，下面总要有行动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次改革，总要有人去探路，去实践。此时不辞职出去闯一闯，更待何时！”

放弃研究生的学习，回厂辞职，自己去办企业。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张英梅同意了他的主张，这位下巴微翘，文静秀美，说话带几分腼腆的四川姑娘，象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她的恋人。她支持赵正康的选择和行动，也就辞职，与他同甘共苦。

1985年，湖南召开人才交流会的消息，吸引了赵正康。他感到湖南的气候很适宜。他退了学，把辞职报告递到了厂长手上。

“小赵，你开什么玩笑？”厂长吃惊了，“厂里并没有亏待你呀？”

怎么能说亏待？出学校才几天！赵正康担任了厂里研究所理化室的主任。去读研究生，厂里也没说过“不”字。厂里对他的培养和器重，他心里是清楚的。

厂长也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来说服，只得诚恳地挽留：“你千万不要走。”

“厂长，这条路我走定了。”赵正康语气平和，但不留余地，“不是厂里有什么对不起我，而是我对不起厂领导，我在厂里发挥不了作用，不如让我去闯一闯。”

看来没有挽回的余地，厂长发出最后警告：“小赵，社会上很复杂，你可得注意啊！”想了想，他又补充一句：“要走，关系不能给你转，你闯不下去了，就回厂里来。”

7月底，赵正康和张英梅登上了开往湖南的列车，同行的还有一个姑娘，叫舒琼，是张英梅中学时的同学。

没有热烈的欢送场面，没有亲人依依惜别的缠绵缱绻和殷殷叮嘱。随着列车的缓缓启动，眼望熟悉的山城，赵正康的心头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滋味。

为了外出方便，启程前的一天晚上，赵正康和张英梅举行了婚礼。婚礼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仅仅花了十块钱，买了几斤糖果，招待了同学和同事。话别多于对新人的祝福。

他们并不惋惜。他们有一笔积蓄，那是未来事

业的一点物质基础。把钱花在事业上，要比花在高档家用电器和阔气的排场上，有价值得多。维系他们爱情的坚固纽带，不是丰厚的物质条件，而是对事业的共同执着追求。

“赵正康，你们的蜜月怎么过呀？”舒琼突然笑着问。她稚气未消，似乎没有多少忧愁。错了，别看她秀发披肩，潇潇洒洒，心里的酸楚比赵正康并不少。她原是四川一个县农业银行的会计，同时读两个大学的函授。张英梅约她辞职办企业，她动了心。团地委调她，她不去。考上县广播站播音员，她放弃了。行长用优先送她上大学的条件挽留她，她谢绝了。父母坚决反对她辞职，也无可奈何。不知怎的，她迷上了自己出去闯世界这条路。她倔强，而且天生一种乐观气质。见赵正康在沉思，她想逗逗乐。

“蜜月？说不定是‘苦月’呢。”赵正康笑了笑。既是自我解嘲，也是对即将到来的生活的预料。

苦，也真苦。

踏上异乡的土地，举目无亲，生活无靠，他们成了实际上的流浪者。

赵正康他们到了长沙。何处落脚？在长沙的同学为他们在联系，他们也四处奔走。可是，一时并没有理想的地方。暂时何处栖身？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们不能住旅馆。没钱吗？赵正康身上带着自己积蓄的三千元呢。但他不忍心动用，要留作办企业的资金。吃点苦，他不在乎。他充分估计了离职出来的艰难。

一位同学终于为他们联系到了一家公司。他们去了。在一个小学里又找到了一间房子居住。在公司里干了两三个月，对方不能兑现合同，工厂没办成，又出来了。住的房子也被封掉了，他们又开始“流浪。”

道路是坎坷而艰难的。他们的心头也不时涌起一阵酸楚。但他们没有灰心，更没有退缩。路，要继续走下去。

一家塑料厂不知怎么知道了赵正康，以高薪相聘，赵正康谢绝了。受雇于人，没有自由权。

长沙县望新乡泉塘村正为找科技人员发愁。泉塘村原来办了个综合厂，生产130汽车的大梁，产品没有销路，亏损几万元。他们想另起炉灶。他们找了长沙一家化工厂的一个技术人员，人家开口就说投资要几十万元，把泉塘村的干部吓住了。

赵正康与泉塘村挂上了钩。他的办厂方针是从

小到大，先搞“短平快”产品，双方一拍即合，联营办化工厂。时间已是1986年春天了。

赵正康主动把大学毕业文凭交到了泉塘村支部书记肖汉泉的手上：“肖书记，请放心，我不是骗子吧？”

憨厚的肖汉泉笑了笑，信赖地点了点头。

可人家工商部门不能不怀疑。国营单位的大学毕业生，怎么跑农村来了？谁知是由于什么原因离职的？办厂的执照不能发。

一次、二次、三次……一次接一次恳求，执照总是到不了手。肖汉泉急了，与赵正康去扣开了县长办公室的门。县长很支持，马上批示：“同意引进技术，引进人才。”

可工商部门的同志还不放心，要肖汉泉立字为据，保证在六个月内，查清赵正康的情况，把材料报来。只要能拿到执照，写个保证，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肖汉泉不在乎。肖汉泉也很鬼，他乘人家进里盖章的时候，又把放在办公桌上的保证书“偷”了回来。

执照，一个红本本，意味着泉塘精细化工厂的合法诞生。赵正康他们象捧着一个新生婴儿一样激动。半年多了，还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舒畅过，痛快过。三个远离故乡的年轻人在搪瓷口杯里倒进白开水，同时举了起来：“干杯，为泉塘精细化工厂的诞生，为我们的事业！”

终于有了立足之地。

工厂当然不象个样子，这是一座两层的楼房，门窗破烂不堪，前坪杂草丛生。这不要紧，边整修边实验。赵正康约请了正在长沙读研究生的一位同学，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实验。他们又向张英梅的弟弟张碧波发出邀请信。张碧波是四川南充师院化工系八五届毕业生，在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有志于办企业，不久，便欣然辞职来到了泉塘。

他们首先研究人造大理石。研究出来了，也投入了生产，但终究销路不广。

他们想到了机械行业的金属表面处理。如果能研制一种新的发黑液，改变目前金属表面处理的工艺，那前景将会灿烂辉煌。他们在这上面作开了文章。

实验，没日没夜。有时一搞就是连着几个通宵。肚子饿了？谁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吃过饭。忙昏了头啊！赵正康心里只记着一句话：“要用最短的时间证明，我们是有能耐的，有科研能力的，是能出成果的，用事实来取信于当地。”

他们拼命地抢时间。

两个多月的苦战，一种新产品——金属常温快速发黑液研制成功。厂家试用，效果好，成本低。今年2月，省机械工业厅组织了鉴定，专家们的评价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省经委颁发了新产品证书。

赵正康的名字在报刊上出现了，泉塘精细化工厂的名字在全国有关厂家的办公桌上出现了。联系订货的信件纷纷飞到了泉塘。

赵正康轻轻地吁了口气。张英梅望着他，心里却感到一阵痛楚：“正康，你瘦多了。”

张英梅的眼眶不觉湿润了。她感到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可她无能为力啊。事业初创，什么都难。不要说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有，村里投资五千元之后，拿不出钱来了。购买原材料的费用，工人的工资，从哪里出呢？他们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贴上。他们自己的工资就谈不上，每人只能发点生活费。一个钱要分两半花，哪里还能顾得上补养身体？盐开水泡饭的滋味，他们也不止尝过一两次，难怪赵正康的父母也感到心痛咧。

去年金秋10月，赵正康的老父母乘外出疗养之机，看望儿子来了。简陋的场地，清苦的生活，使老父母心酸了。

“正康，条件这么差，如果觉得不行，就回家去吧。你不工作，我们家里也不愁你的吃穿。”老父亲试探着说。

“不，爸爸，我的事业还在开始，怎么能半途而废？我们在这里很好，自由度大咧，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村里对我们也很好。”儿子还是那样倔强。

“你爸爸是为你着想啊。”老母亲忍不住眼眶发潮。

“爸爸妈妈的心情我理解。不过，我也不是小孩子了。目前困难些，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赵正康带着自信，

劝告无效。儿子确已长硬了翅膀，就让他自己飞吧。不过，父亲还是殷殷叮嘱：一不要犯错误，二要办点事出来，不要坑害了农民。临别，老父亲特意带上几块人造大理石，他要带回重庆，为儿子搞推销。

赵正康激动了，他真想哭，他在心里叨念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路还在开头，赵正康还不能松劲。他们同时又在研究开发金属清洗剂、磷化液系列产品……不断进取，这就是他们的性格。

兔年二月的北京，寒风刺骨，赵正康心里却暖烘烘的，象揣着一盆火。他太激动了。在中国科协召开的全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座谈会上，他是湖南的两个代表之一，又是十个大会发言者之一。路，走对了！行动，被社会承认了！父母的心也可以放下了。一时，他不知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激情要倾诉。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上，有关部门的领导，鼓励他们把企业越办越好，还诙谐地说：“不要挣了钱跑了啊！”

为了挣钱吗？来到泉塘村之后，赵正康接到过这样的来信：

温州一个单位答应拨款八十万元，由他主持科研，他没答应。

大连一个单位聘请他当顾问，每月工资数百元，他也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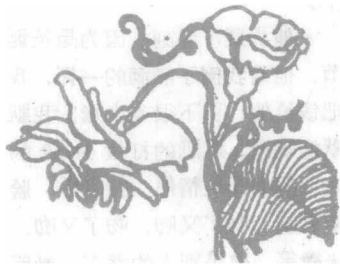
他扎在并不富裕的泉塘村，一动不动。

“为了钱，我们就不会离职出来了。”泉塘精细化工厂的几位开创者异口同声。

为国家增加点财富，这就是他们的信念。

北京的座谈会，给赵正康他们烧了一把火，“在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为乡镇企业争气。”他们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

（摘自《记者文学》）



# 蝴蝶吻

(小说)

(香港) 亦舒

我从一间酒吧把他带回家里。

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圣诞节。

下雪。

我寂寞。

苏珊叫我到她家里去度圣诞节，我拒绝了。寂寞算什么呢？我不想麻烦她家人。她是英国人，我是中国人，在英国人家里住，干什么？我拒绝了。

所以我一个人在家里坐着，对着一桌的笔记。

然后就下雪了。我静默地隔着窗口，看着雪纷纷的飘下来，雪白的。渐渐铺满了树干、马路、车顶，一切都是雪白的，我是这样的寂寞。

我穿上了皮大衣，拿了钥匙，开门出街。圣诞节。我是这样的寂寞。

我忘了帽子。但是雪从来不惹人讨厌。貂皮的好处是不怕水。我有这件极好的白貂皮，拖在地上。同学永远以为是尼龙毛。我穿它。当一件烂牛仔外套一样的穿它。真是好大衣，保暖。

我从街尾一直走到街头。

我是这样的寂寞。雪下得象

电影里的景色。

雪一直落下来。

然后我经过了一间酒吧。

“红狮”，招牌说。

每间英国酒吧都有类似的名称。“红狮”、“白马”。真讨厌。但是我想喝点酒，喝醉了也好，反正明天也没事做，喝醉了也好。

我推门进去。人气烟气暖气袭人而来。我的黑头发，吸引目光。我脱了大衣，搁在椅子上。酒吧里人真多，而且都是半醉的。酒侍过来招呼我，我说：“你那瓶最好的XO，满满的给我一杯。”

他惊异，问我：“你几岁？十八岁了吗？不足十八岁连啤酒我们都不卖的。”他们永远以为我只有十六岁。

我说：“相信我，问女人年龄是不礼貌的，但是我够大了。”

他犹疑了半刻。因为是圣诞节，他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我把钱给他，留下很多小账。我默默的喝酒，默默的打量身边的人。他们都是情侣，握着手，脸碰着脸，吻了又吻，吻了又吻。我微笑。微笑别人的幸福，微笑

自己的寂寞。一个圣诞夜。

唱片机器真吵，但歌却很好。

我默默的喝着酒。

然后在抬眼之间我看见了

他。他坐在我对面。“对面”是酒吧的另一头，有十码远，但是我看见了他。因为他也在看我，他有一张美丽的脸。外国男孩子的脸都是惊人的美丽，他也不例外。他年轻，这么年轻。十八？廿岁？眼睛这么大，脸色是粉红的，头发极短，真例外，贴在鬓边，稚气得很。他这么清洁，少有的清洁。他在喝啤酒。只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而且他也单独一个人。

我微笑了。向他扬扬酒杯。

他动动嘴角，那薄而且好看的唇象婴儿一样的动人。

在整间酒吧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是没有伴的。

我这样寂寞。

为什么不呢？

我犹疑了一刻，喝完了一杯白兰地，再要了半杯，我向他走过去，拖着我的大衣。

酒吧挤，他让开了一半高凳子，我坐在他身边。

他低头看我，我抬头看他。  
他这么年轻。  
他连十八岁也没有。我晓得。

他的睫毛长得象洋娃娃，前半截因为太阳晒，褪成金色，后半截还是咖啡色的，长得象假睫毛一样。真漂亮的男孩子。天晓得我从来不混外国人。但是今夜，今夜例外。今夜我特别寂寞。

为什么不呢？

他的肩膀相当宽，却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柔和，T恤是短袖子的，手臂也很柔和，闪着金色的汗毛。他给我一种孩子的感觉，如果我不寂寞，我真不好意思碰他。

“你好？”我问。

他点点头。

“很热闹。”我说。

他点点头。

有人从我们高凳子边挤过，我几乎坐不住。他用手挽住了我的腰，我轻轻说：“谢谢你。”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强壮，很给我安全感，我不想放开它。我握住了他一只手指。

他微笑，他说：“你不贪心，握一只手指就够了。”

他很幽默。我也笑了。

“你是中国人？”他问。

我点点头。

“你有很美丽的头发。”他说。

“谢谢你。”他们都喜欢黑头发。

我喝完了另一杯白兰地。

“当心警察抓你，乱喝酒。”他说。

我笑，“你几岁？”我问。

“10月已经十八岁了。”他说。

“为什么一个人？”我问。

“离开了家。”他说：“所

以一个人。你呢？”

“我没有男朋友。离家一万里。”我答。

他吻了我的脸颊。在圣诞节，每个人可以吻每个人。其实这些英国人，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吻每一个人，他们根本不在乎。只是我在乎。

我接受他的亲吻。他的睫毛，在我脸上闪着，象一只蝴蝶的翅膀。

“谢谢你。”我说。

他微笑，“闭嘴，圣诞节，一个人，当然我应该吻你。”

“你叫什么？”我问。

“史提芬，史提夫，史提维。”他说：“我不在乎，随便你喜欢叫我什么。”

“我的名字，你要知道我的名字？”我问。

“当然，你这傻蛋。”他指指我的鼻子。

“乔。”我说。

“你应该叫莲花。”他说。

“这是电影里的中国名字，我是真人。”我说。

他点点头。“乔。”他又吻了我的脸。”

他的长睫毛。蝴蝶的翅膀。冬天没有蝴蝶，他象春天。

我心里叹了一口气。他年轻。太年轻了。而且短头发，而且如此温柔可亲，而且我是如此寂寞。

酒侍敲响了小钟，酒吧要关门了。

我看着他。他的脸是圆的甜的。奇怪，我一向喜欢纤秀瘦削长脸的男孩子，但他是例外，他长得实在太好看。

为什么不呢？

我问：“你要不要上我家去？”

这是危险的。但是我相信

他。他可能谋杀了我，但是我不介意。我相信这一个外国男孩子。

他大方的点点头。“好的。”

我穿上了大衣，他穿上他的。我们走了出去。他的大衣只是一件普通的帆布外套。我笑我自己，只不过是对于寂寞，与一个这样天真原始的男孩子走在一起。只不过是对于寂寞。我为寂寞常常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理想的男朋友是开费拉里狄若的原子物理博士，闲时看红楼梦，左手戴白金薄表，右手戴银手镯，三十二岁，浓眉郁睛，苗条灵气。这才是我理想的男人。我与这个十八岁的外国男孩子在一起干什么？只不过是对于寂寞。我叹了一口气。

但他是温柔的，婴儿般的好看。

雪一直落下来。

倒还差强人意。我没有后悔。

我们步行到家。我开了门，请他进去。屋子里很舒服，很暖。我问他要茶要咖啡。他说咖啡。我还是喝白兰地。他看了看屋子。这间屋子是美丽的。

“你何以为生？”他笑问。

“我的父亲有钞票。”我坦白的说。

“嗯。”他说。

他年轻，但是倒不幼稚。他们都异常的早熟。这么高大，这么漂亮的身段，却只有十八岁。

我们一起坐在沙发里。

我们该说些什么？

他又吻我。第一次在唇上。

我把手环着的腰，他的腰比一般英国女孩子还纤细。

但是他到那里就停止了。

他让我的脸靠在他的胸前，

抓着我的黑发，吻我的脸，到那里就停止了。他甚至没有把手搁在我的胸上。

我半醉，但却还掩不住惊讶。

我看着他的灰蓝眼睛，他的长睫毛。

他明白，他轻轻的说：“你有点醉了。我不想趁这种机会占你便宜。”

我笑了，天下有这种男孩子，而且在国外。我说：“我比你大很多年，史提芬，比你大很多。”

“年龄没有关系。”他仍然很轻柔。

“史提芬！”我略略提高了声音，“你不是在说笑话吧？”

“不。”他冷静的说：“我是处男。”

我笑了出来，当天方夜谭似的听着。

“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没有生气，继续说下去，“我不喜欢随时随地与女人跳上床。女人引诱过我，有些年轻，有些比较老，但是我不干。”

我当奇迹似的睁眼。

“我太老了？”我问。

“你看上去只有十六岁。”他吻我的鼻子，“只有十六岁。而且你很美丽，而且你很性感，而且你相信我。所以我答应你的邀请。我来你家陪你，就这样。”

“这是侮辱。”我笑，“我实在想引诱你，我运气不好。如果是其他男孩子，只消三分钟好了。”

“那倒是真的。”他微笑，一个婴儿的微笑。

他颇令我迷惑。

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极之普通

的男孩子呢。

然后我明白了大半。

我问：“你是同性恋？”

他没有回答，他微笑。

我耸耸肩。“你一定是。”

“也许我是。如果我不是同性恋，怎么抗拒你这样动人的女孩子？”他柔和的说了句笑话。

“我并不动人，至少没有打动你。”我转身说。

“我与他们不一样。”他说：“我告诉你。”

我笑了，“也许这还是我的运气，我们可以说话。”

“说话？你是大学生是不是？你有一个有钱的父亲是不是？我什么也没有，我们说什么？”

我凝视他，“你可爱。我爱你。”我是真心的。他是这样的忠实、简单、纯洁、美丽。与阳光，与白雪可以相提并论，这样的人不多了。是不是因为他特别年轻？谁介意他是不是同性恋。我拥抱他，如拥抱一个小孩子。

“我爱你。”我重复，“而且我没有喝醉。”我说。

他微笑。

“希望我有故事可以告诉你。”我说：“但是我没有故事，你呢？”

“父亲与母亲离了婚，我离开家。母亲重婚，邀请我去观礼，我拒绝了。自十四岁开始工作。我是一个木匠。现在想到餐厅去洗碟子。”他说：“这是我的故事。”

可以相信吗？

大概是可以的。

他没有必要对我撒谎，一点必要也没有。我相信他。而且我爱他。真的，一种很本性很原始的爱。我不相信他是一个真人。坐在我对面。大家都半醉，没有

其他的人，居然彼此规规矩矩的端坐着，偶然吻一下对方的脸。老天，这一定是一个梦，圣诞节的梦。不过至少这个圣诞不寂寞了。至少我有一个说话的对象。

“这是一间美丽的屋子。”他说。

“唔，每个人都这么说。”

“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应该很高兴。”他说。

我笑笑。

“有钱的人。”他说：“当你们不必愁钱的时候，其他的烦恼就跟着来了。”

他大概是说得对的。

但是寂寞呢？寂寞又如何？

一个象他这样的男孩子。他懂得什么？他象一头小动物，不过为三餐烦恼，进酒吧喝一杯酒，他懂得什么？他有另外一个世界，他自己的世界，他自己的律法。但是他不侵犯人，他有一套好的律法，但坦白的说，象他这样活着，与一棵椰菜有什么分别。

我妒忌。

我希望我是一棵椰菜，不用思想。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不是他学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飞机工程师与大作家。我只希望我是一棵椰菜，一棵快乐的椰菜。象这个男孩子。

我把炉火拨高了一点。

他问：“为什么这么多镜子？而且放置的地方都很特别。”

我答：“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是不是？”

“是。”

“我常常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我知道我是存在的。我喜欢看到我的脸，明白吗？”

他不明白。他摇了摇头。

我垂下了眼睛。

没有人明白。

所以我们开始谈一些简单的问题，象“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为什么？”

“我不喜欢女孩子。”

“你喜欢我？”

“是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有男朋友？”我问。

他抿着嘴微笑，“你又来了。”他说。

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同性恋男孩子，他不承认，也不否认，我可以猜想得到，只是这种事很难猜就是了。

但他的身体是温暖的，他是一个人。在这样的夜里，我需要一个人。我的酒已经醒了，他叫史提芬，朋友叫他史提维。

我应该说什么？我带他回来，不是为了说话。

我应该告诉他，我以前的男朋友？我们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我委实不知道。但是我想把他留在屋子里，象一样宠物，因为他是这么可爱。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常常有奇怪的念头，奇怪的想法。

“我希望我可以把你留在家里。”我说。

“我认为英国政府不会让你这么做。”他说：“你留过多少个男人？”

我笑。

“这间大屋子，真的只有你一个人住？”

我点点头。是的，我原来可以把房间租出去，一间间的租出去，我会发财，但是我却不想这么做。因为我与人相处得不好。与中国人住，闲话多。与外国人住……我不知道。其实这些日子来，我与外国人相处一直不好，

学校里所有的场合我都缺席，但是这个史提维是例外。

我握住他的手，我希望他会明白，我希望他会明白，其实没有多少人来过这间屋子，其实我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随便，其实……

我不想解释，其实我根本不是一切人想象中的那个人，不过基本上我懒，懒得解释任何任何事，随他怎么想好了。多年之后，他会想起，有一个圣诞晚上，他是与一个中国女孩子度过的，大家面对面坐着，谈了很多话。

他说：“当我在伦敦。我一个人，走遍了所有的小巷大街，走遍了每一个角落。我常常想，如果有一个人陪我走就好了，我想有一个人陪我。”

我站起来，“我们现在出去走路好了，我陪你。”

“真的？”他抬起头。

“当然！”我抓起了大衣，“来！”

他笑了。我肯为他的笑付出任何代价，象这样的笑，这年头往哪里去找。外面冷。我拿出白兰地，就着瓶子喝了两口，我咳嗽了两声。

“来吧！”我说。

“你没有喝醉？”

“没有。”我摇头，“没有。”

我们又到屋子外面，雪停了，但还是真的冷。我把大衣领子翻起来。他把手臂绕着我。

我们其中有一个必然是醉了。这么冷，不躲在火炉边，这样走在外边。

他说：“我真希望你可以永远陪我走下去。”

“我尽力，只是我会累，一累你就得背我。”

他又笑。他那婴儿式的笑。

我们一直向前走着，他叫我照马路当中的白线走，如果没有醉的话，一定可以走的笔直。我歪歪扭扭的走着，但是我始终否认我喝醉了，我笑作一堆。

我忘了手套，我常常忘记手套，他把我的手握住。我们象老朋友一样，好象已经认得了十多年。我连他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他真的只是一个洗碟子的男孩子吗？

走得累了，我靠在灯柱上，喘着气看牢他。我呼出来的气是白色的。他把手插在口袋里，也看着我。他的脸漂亮得惊人。我后悔我长得不好，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我看到的，比他看到的好看。

我皱着眉头。

我在想，如果这世界有如意的事，让他是一个学生吧，让他是一个博士吧、医生吧，那么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然而他是谁呢？我只能与他在一起，一个很短暂的时刻。但没有后悔。没有后悔。

“你疲倦？”他把我脸前的头发一条条的拨开。

我摇头。

“是。”他笑道。

我们一定走了两哩路了。我看我的手表。但是我腕上没有表，一只叫贼偷了，一只在学校丢了，我一只手表也没有。我想恐怕已经两三点钟了。

“史提芬。”我说。

“什么事？”他低下头问我。

“没有什么，那不是你的名字吗？史提芬？”

“是的，是我的名字。”

“史提芬。”

“很对。”



“史提夫。”

他笑，“你疯了。”

“名子是给别人叫的，史提芬、史提夫、史提维。”

我握住他的手，这一次不只是一只手指，整只手。

他微笑，“你开始贪心了，开始是一只手指，后来两只，现在整只手。”

我笑，弯着腰。

“你只是一个孩子。钱惯坏了你。我希望你穷一点，如果你是一个女侍，一个女工，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永远。”

“结婚？”我问：“如果不是大学生，如果我是一个女工，你会娶我？你会？”

“当然我会娶你。我们养一个孩子，蓝眼睛，黑头发。”他抓住了我的头发，“没有比黑发更美丽的头发了。”

“但是我不会看顾婴儿。”我说：“我不会煮饭，我不会。”

“因为你太有钱。”他又指着我的鼻子。

空气真冷。一定有零下三四度，但是我站着说：“不，我并不有钱，只不过我父母想我在外国过的舒服一点，如此而已。为什么不？”

“我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我每星期拿十五镑。”他问：“你一星期用多少？”

“我不知道一个星期用多少，但是我知道一个月用多少。”

“多少？”

“每六个月，我用一千镑。”我解释，“不包括租钱。房子是父母买的。”

“钱哪里去了？”

“买衣服。食物、啤酒、电费，各式各样，笔记本子，什么都要钱。我不知道，钱就是这么

花掉的，我不浪费，真的。前几天我买了几双皮鞋，当我寂寞的时候，我就走出去买皮鞋。”

“你大概还开车吧？”

“是的，莲花欧罗巴，黄颜色的。”我说：“我不大开，我只会开。”

“你知道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他问。

我们仍然走着。路长的不象话，真不象话。天气也冷的不象话，我似乎躲在他的怀里走着。

我说：“史提夫，你不知道你有多富足，我希望我是你，我希望我是一个男孩子，我希望我独立，我希望我是你，在这个肮脏的世界里维持纯真。”

他苦笑，“你不知道生活是怎么样的，你真不知道。”

“我知道。但是他们把我放在暖房里，玻璃暖房，我知道外边的世界，我看得见，我只是接触不到。”

“你的手，它们太小了，它们不是工作的手。”他说：“你的指甲，它们这么纤长，我喜欢这个颜色的指甲油——你真的不是个公主？”

“不，我不是。”我说。

“你累了？”他问。

我终于点了头。

“转回头。”

我们往回路走。

他说：“这是我会记得的圣诞。”

“也是我会记得的圣诞。”我说。

“你不会记得我。当假期过去，你会回到同学身边去，你会忘记我。所有的大学生，你们谈你们的功课，考试，将来，你不会记得我。”

“不，史提夫，不，每个坐在饭堂里的都是博士，各式各样

的博士，我痛恨他们，与他们间的虚伪，理工学院、剑桥、牛津、皇家学院，我对他们厌倦。真的，但是我会记得你，史提夫，真的，不骗你。”

他吻了我的唇，在路上，他吻了我的唇，吻了我的唇，吻了我的唇。

我们走回家去，我几乎冻僵了，开了门，我又喝了几口白兰地，我脱了外衣、衬衫、裤子，只穿内衣，我没有喝醉，我只想去看睡一觉。炉火很暖。这是一个好房子，每个人都这么说，一点不错。太舒服的屋子，不论外面的温度是多少，里面永远是七十五度华氏。

“我去躺一会儿。”我说。

“五间客房，随你选一间。”

他垂下了眼睛，睫毛重得抬不起眼来。

“我可以与你睡一间房间？”

“当然。”我说。

“你没有醉？”

“没有。”

我们走到楼上去，我翻开被子钻进毯子底下。

他脱了大衣，他的衬衫，他的牛仔裤、他的靴子。

“我们只是真的睡觉。”他声明。

我笑，“我不会强奸你，放心。”我转脸向墙。

他睡在我身边。

我看着他的脸，他看着我的脸。

我说：“史提夫，给我一个蝴蝶吻。”

他吻我的脸，他的长睫毛闪在我的脸上，象蝴蝶的翅膀，我很快乐，我喝了半瓶白兰地，我醉了。毫无疑问，我醉了，所以我很乖。他温暖，一切都这么美